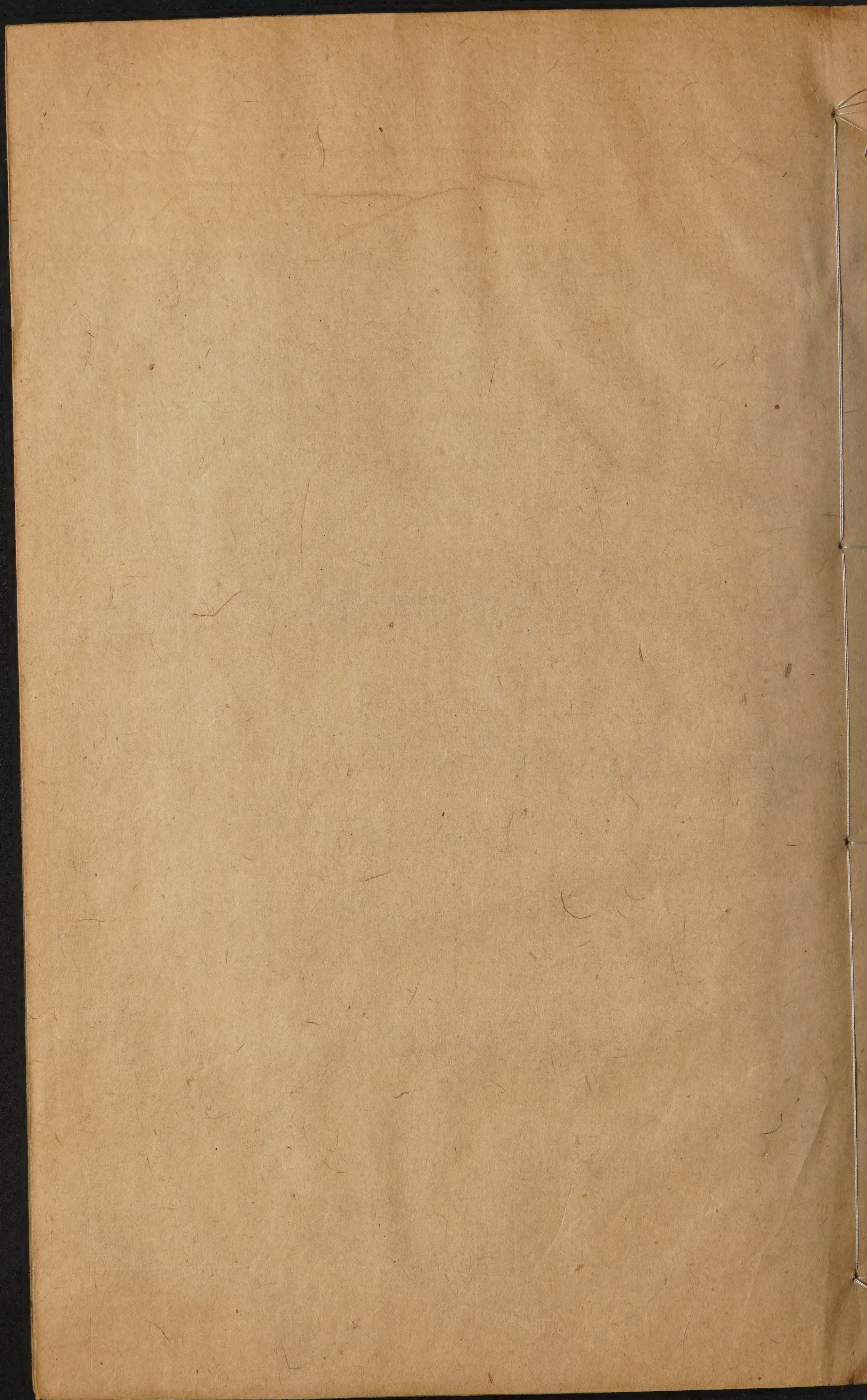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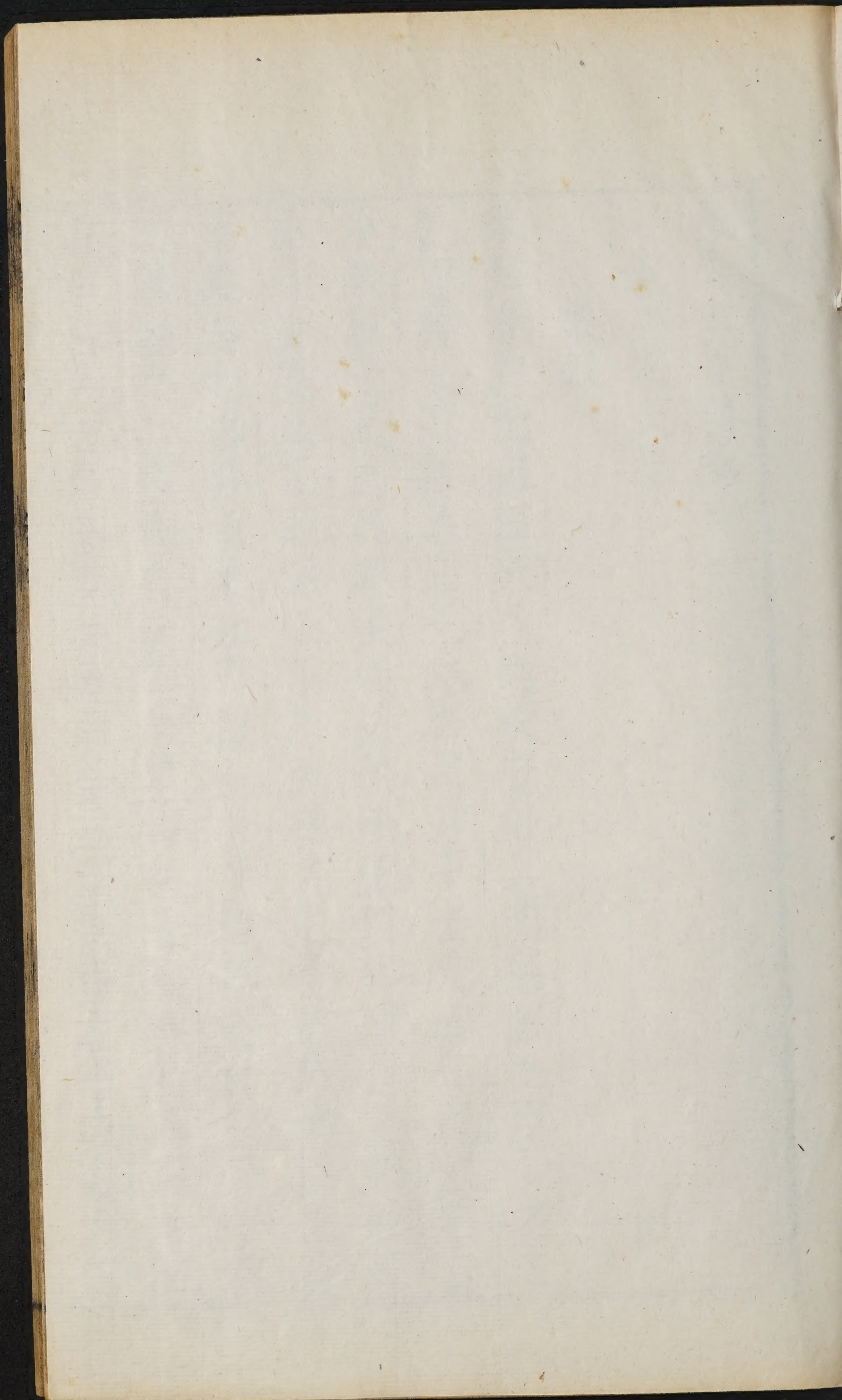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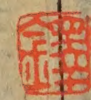




五忠誠大臣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晉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



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莫若結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幷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

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

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

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

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
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
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
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
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
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
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
也、離毁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
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

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藺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何嫌從宦豎起家乎）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繆賢身過反有大賢乎可敬也）王問何以知之

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
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
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
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
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
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
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
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
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

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

（兩言遂定、如持左券）

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

（好甚）

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

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臣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一夫決然萬乘莫當秦王愛璧相如欲碎璧故入其計也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此謂九姓乃可歸璧安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

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此時秦王在相如掌握之中矣）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評：冷笑無味秦王一生只受此人）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秦王本是奸雄者勢必如此禮相如也）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

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

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藺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

村

節節見相如智勇俱妙

鷙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頗亦不低

卓吾曰言有重於泰山相如是也相如眞丈夫眞男子眞大聖人眞大阿羅漢眞菩薩眞佛祖眞令人千載如見也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

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

似○儻○画○策○

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連見新垣衍而（叙儻画策）
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衍亦不低令人不知）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
（則爲鮑焦易慨輕死只爲一身耳不知其憤世甚也正以見）
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
（己久居圍城不去之故而責新垣衍之切矣）
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
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
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
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叙儻画策）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
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

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

絶妙絶妙不得不助趙救趙矣夫既爲之僕則烹醢

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

任、之、矣、乃、僕、則、甘、心、烹、醢、剄、快、然、何、也、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

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

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固有人矣）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持高節）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妙人）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

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曰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善言管仲）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善言曹沫）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

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

無能如魯連之談則終日談可矣談之益於世也甚矣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直是怨秦無故夷滅人國）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不專爲報仇也）故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奇）

奇

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巳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此非卓老不能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也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

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

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

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
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乃
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
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
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
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
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
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
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illegible]遣成之國、從與俱東、

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絶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据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矣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常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漢王聞良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

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

獨知高祖心中事

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
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
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
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
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
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
動搖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
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戸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李生曰漢之三傑皆為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與使子房而功

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奸謀用智之心雖欲善藏其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巳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於帝之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爲得藏身之智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獲免於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迹茍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奸智之私故卒以滅吳而霸彊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棲報父之讎也非無罪而興師者也舍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强可也雪恥可也乃句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焉何哉以長頸烏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

絕句踐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之而不疑也故為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遷陶役役為名利之場老死而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留侯善藏其用亦可也

田叔孟舒

田叔趙陘城人也叔好劒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王至長安趙王敖

事自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不知也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

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

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義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張安世 任子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常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

竒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
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
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
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封安
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
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
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
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
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車騎將
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夫

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

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内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癯、形於顔色、上惟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毎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擧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尉。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

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
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
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
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
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
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
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鬬
雞翁舍南。上少時所甞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侍
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

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
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内别藏張氏無
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
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
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
内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
骸骨、天子報曰、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
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子延壽嗣、○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
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

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
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
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 具眼
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
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
起墳。臨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
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
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
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
賜以千萬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

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鬬雞走馬長安中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

武始侯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因往省之會孫策東度瑜遂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走劉繇策衆遂巳數萬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鎮丹陽瑜還袁術欲以爲將瑜觀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策弟權統事

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地、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

山爲銅、煑海爲鹽、泛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

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
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
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
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部衆黃
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戰艦首尾相
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
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詐降又備走舸各繫
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諸船同時發
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
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

陵城竟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庇哉）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使周瑜不死先主無處所矣）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

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瑜性度恢廓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

壯哉

大可惜

幹與遍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備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大、恐不久為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欲譖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卷十一 終

五忠誠大臣

諸葛亮 附傳

諸葛亮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與穎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甞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荅。先主在荆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

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淸雅有知人之鑑同縣
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
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氷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
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以故
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旣見因屛人語曰漢室傾頹姦
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淮陰登壇數語武
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
侯卓盧數言皆如左券
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
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備性好結毦適有以髦牛尾予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乃投毦而起亮遂言

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長子琦深敬亮表溺愛少子琮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亮不應琦乃與亮游後園已上樓令人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獲鎮守江夏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不知

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母庶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
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先
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
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
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
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
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
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
英雄語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

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追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

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于營陣之間

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沖三事

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竟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勑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

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眞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巂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

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之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臣鞠躬盡（不覩成敗何以盡力）瘁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眞

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

城内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
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
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
陰平平之是歲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爲名體勿順宜顯明
正義絶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
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
力須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若就其
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
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亮命
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

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
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
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
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
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
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旣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
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
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
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
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

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戎
服涖事使人覘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
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
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
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
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
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
巳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

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
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
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荅初漢前軍師魏延
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
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
假借延以爲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
維次之亮卒儀祕不發喪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
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

賊云何以一人叛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為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疑其伏兵不敢往偪於是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于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

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官省之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後主大愛宦官黃皓、皓便辟佞慧、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居位凡三年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諸葛亮南

征還、羣僚出迎、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改觀、亮北住漢中、
請禕為參軍、後為司馬、值軍師魏延長史楊儀交惡、每並
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諭
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為後
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於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
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
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以博奕、延熙七年、魏軍次
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求共圍棊、
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不輟

圍棋與卻敵何預請問道學先生

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禕當

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大宴會、魏降
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爲循所害、禕喜赦、大司農孟光
責禕曰、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不得已乃行之、丞相
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
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爲治之道悉矣
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後主襲位、徙廖立爲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
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於是廢立
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
歎曰、吾終爲左衽矣、遂終於徙所

魏曹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又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値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諭指呼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

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平前後
手書疏平違錯章灼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
治家尚為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無有來
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
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偪
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
之務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
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
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

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愍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眞堪痛哭

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諸葛瑾爲孫權長史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爲南郡太守遺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陸遜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常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荅言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張裔成都人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

元常之儔亮以爲參軍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初亮北征漢中欲用裔爲留府長史以問蜀郡太守楊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僕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元儉述字

何祗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桑、以
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
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爲督軍從事、諸葛
亮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祗夜張燈火見
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闇誦答對、無所凝滯、亮甚喜
之、出補成都令、時郫令缺、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
諸姦穢、祗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姦詐、衆咸畏祗
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
計之、不差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及祗還廣
漢、汶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其信服之如此

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諸葛喬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建與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艾長驅至

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京為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盡心王事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

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嘗至下邽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擒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决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剸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冐氈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淩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伺、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啟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空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

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
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强弱處置
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
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
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
比觀吳元濟表勢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倂力迫之故
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
即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
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
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

懸弧城縛吳元濟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脩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

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聽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蕩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爲异鎛所搆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

奏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暴稹過惡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安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恐裴

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為奸憸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倖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搆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

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悅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將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召期

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

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來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秪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

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寘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勑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疋祇是事體不可獨為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

宗、大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其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讙、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匄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自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

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

呂端 官生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元王僖尹開封端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鞫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卽下堂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端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

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寃讎愈堅其叛心耳
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
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
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
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
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
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
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
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鏁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

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眞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眞宗即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眞宗還沆迎于

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

即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性直諒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為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廳事已寬矣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

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

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

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我獨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宫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

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

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毋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旣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遂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

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洛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顧指即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

好○甚○　好○甚○　妙○妙○　妙○

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巳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赴居狀富弼亦以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巳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立拜

得此好幇手

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又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英宗即位覃大慶於天下濮安懿王所生父也中書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議甫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議稱皇考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

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明年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是夕忽遣內侍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卻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

詔云云又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牓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臺官吕誨等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襃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

後之言自相牴牾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理當申諭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治平三年上疾革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大王乃潁王也煩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潁王某琦曰乞即晚宣麻制下即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判相州日陛辭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因問王安石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

及盥漱琦疑安石或夜飲謂安石曰君少年幸毋廢書安石不荅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後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之益以爲輕巳故安石每曰韓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不知安石乃畫虎不成者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合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含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恠理空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麄入細乃是經綸好

手故其論琦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于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一經世名臣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

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東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

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
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
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
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
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
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
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
行之上皆納用焉相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
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

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侵暴而兵甲不加遠

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據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絶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

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彊又苦漢人
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
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
屠破城邑鄧騭征之輿尸喪師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
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侯朱寵將五
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
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也雖由御之無方將非其
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
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忲
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漢末

關中殘滅、魏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冦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宐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巳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畆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未聞戎狄宐在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凶逆旣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

期若枯旱之思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使疲悴之衆徙自犄之寇以無穀之人還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尾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者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也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

亡散離與關中人戶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時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中原不守可勝恨哉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天資曠邁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詬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入關周留客汴爲俊儀令崔賢所辱乃遂感激而西去舍新豐逆旅主人又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時貞觀五年也方詔百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因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即令召客未至遣使者四輩趣促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立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詔書宗室功

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宗室功臣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也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設有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往貞觀初率土霜儉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

憐之何者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帝每曰我蹔不見周即思之侍中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眞君臣一體也）周遽以聞帝即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

焉

李德裕 官生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荅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訹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而牛李之憾結矣僧孺

亦爲上所厚乃以僧孺同平章事而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縧繚綾千疋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凉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

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
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
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
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時帝數遊幸、狎比羣
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
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荅其意。德裕久畱江介、心戀闕
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在浙西
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而
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乃又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
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皐啟戎資益其策非是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

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滎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寖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德裕請於朝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欸拒

遠人向化帝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内不自安累表請罷乃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而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又坐論李訓鄭注爲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德裕與宗閔旣有黨上甚患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德裕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歲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當世榮之既入謝即進言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

者、仲對瑟琴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鋭、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

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鎭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
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
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
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
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寃叫嗚嗚
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以降
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
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
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
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是時巳擊敗回鶻未

幾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乃改封衛國公韋弘質見德裕嚮用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擾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

也、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少、咎
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
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
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
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
也、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
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
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毛髮爲森豎、
翌日、罷爲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
鉉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又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

汝詠訟李紳殺吳湘事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
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
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讎可乎既夕又夢懼曰衛公精
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綯白帝乃以喪還自敘中德裕所薦
也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
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
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
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
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
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

戲傷人倫嚮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初德裕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弟子無藝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川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邪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李逢吉用事時所親厚及附麗者甚衆時人目爲八關十六

子焉逢吉去而後德裕進德裕討澤潞及回鶻計畫甚長遭遇武宗可謂行其志矣

郭崇韜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

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是時唐已失德勝梁兵月
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復犯
幽涿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
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莊宗不悅退
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
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
引首以望成功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
誰爲陛下守邪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
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
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也、莊宗遂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下策故人子弟皆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對曰、無策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

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不可動矣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鎭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皆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爲租庸惜財陛下雖欲改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

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淸涼矣莊宗默然不悅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左右因譖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恐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請以親王爲元帥率師討之莊宗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大軍入蜀蜀平崇韜語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聞之咸

道理可厭

愈差

切齒此言、莊宗聞蜀破、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又不郊迎、延嗣發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歸讒之劉后、后泣訴於帝、莊宗大怒、及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將行、帝令誅崇韜、并其子廷誨廷信、崇韜有五子、其二從死、餘皆見殺、崇韜自以爲子儀之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其不幸被讒以死、信矣哉盈滿之難居也、利令智昏、貪令人愚也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終

